

系 必读书目

刀尔登 著

刀尔登读史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刀尔登作品

不必读书目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必读书目 / 刀尔登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

2017. 6

ISBN 978-7-203-09980-2

I. ①不… II. ①刀… III. ①推荐书目—中国
IV. ①Z8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 第 108793 号

不必读书目

著 者: 刀尔登

责任编辑: 高 雷

选题策划: 北京汉唐阳光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10-62142290

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(传真) 4956038(邮购)

E-mail: sxskecb@163.com(发行部)

sxskecb@163.com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jswenyi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承 印 者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6.25

字 数: 112 千字

印 数: 1-10000 册

版 次: 2017年6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6月 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03-09980-2

定 价: 36.00 元

如有印装问题质量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题 记

这本小书，收入的是这两年间发表在《瞭望东方周刊》的专栏文字。

“不必读”这样的题目，不能不承认，有一点危言耸听。起初拟题，心里的想法，是要以批评为主的，然而很快意识到，对古典著作或古典的观念，没有办法持单一的褒贬，那毕竟是我们一半的精神背景，我们在其间活动、判断、理解事物、想象未来，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，出发点是改变不了的。对旧观念中的某一部分，我在这些年里，一有机会必加诋诮，但细细想来，真正不满的，是今人对这些观念的态度，而非那观念本身，因为那是古人在许多年前的思想，格于形势，他们还能怎么想呢？今人的不智，是不能记在前人账上的。

传统是个用得越来越混乱的词。有时不得不使用，我难免会想，传统到底是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东西呢，还是我们从过去接受下来的东西呢？这是有点不一样的，后者强调我们对古老经验的处理，怀疑有没有“传统实体”这样一种存在。平时，我们听到两种声音，一种在说，我们失去了（一大部

分)传统,另一种声音说,传统正在大放光芒;我们还听到两种声音,一种在讨伐旧的观念,一种要拯救往日的遗存。这些观点,可以都是对的,要在于新旧这类概念之上,另有一番判断。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,在这些年里,都看到自己曾批评过的古老人伦,当权力摆脱它时,如何有可怕的面目,我们甚至有点怀念它的节制了。这和二十年前的想法,是不一样的。

“不必读书目”本来想拣着常见的、最为阅读的古书发议论,但在今天,这样的书实在少,只好把注意力放在常见的观念上,而涉及了几种普通读者不大想到去读的书。写着写着,初衷似乎有点想不起来了,说来说去,自己也觉支离,况且年来国事纷攘,实难定心,虽还在一篇篇写下,已是勉强得很了。此番结集,文章中粗疏的地方,信口开河的地方,没有心思去一处处改正,只好请读者原谅了。

目 录

题 记

不读《山海经》 / 001

不读游记 / 005

不读《左传》 / 009

不读公羊 / 013

不读《老子》 / 016

不读《论语》 / 020

不读《孟子》 / 024

不读《墨子》 / 028

不读《庄子》 / 032

不读《孙子》 / 036

不读图书 / 040

不读《周易》 / 044

不读《太玄》 / 048

不读《命书》 / 052

不读《尧曰》 / 056

不读《论衡》 / 060

不读《贞观政要》 / 064

不读李白 / 067

不读李贺 / 070

不读王维 / 074

不读韩愈 / 077

不读四六 / 081

不读文蔚 / 084

不读桐城 / 087

不读袁枚 / 091

不读文言 / 095

不读世说 / 099

不读《二十四诗品》 / 103

不读《古文观止》 / 107

不读西游 / 111

不读三国 / 114

不读水浒 / 118

不读红楼 / 121

不读《儒林外史》 / 125

不读《考工记》 / 129

不读《尔雅》 / 133

不读《内经》 / 137

不读茶经 / 141

不读马经 / 145

不读酒诫 / 149

不读酒经 / 153

不读骗书 / 157

不读樵歌 / 161

不读情书 / 165

不读《笑林》 / 169

不读《三字经》 / 173

不读目录 / 177

不读书目 / 181

不读方志 / 184

不读《山海经》

《山海经》是本什么书？地理，历史，方术，小说……都沾点边，又都不尽然。它典型的条目是这样的：

“北海之内，有蛇山者，蛇水出焉，东入于海。有五采之鸟，飞蔽一乡，名曰翳鸟。”

或：

“又北四百里，曰乾山，无草木，其阳有金玉，其阴有铁而无水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牛而三足，其名曰獬，其鸣自訖。”

《山海经》全书，便是这样一条条地组成，记些绝域之国、殊类之人，千奇百怪的事情。它涉及的地理范围，近的只在如今的中原一带，远的或至边陲，而更有一大部分，已难以考订。大致的体例，是说某处有某山或某水，出某物，夹杂些神话或占卜的内容。

我们今天看到的《山海经》，是汉代刘歆整理成书的。实际的成篇，当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，各时代的抄录者，都添入自己的见闻和见解，所以它里边有周人的知识，也有战国甚至秦汉人才有的观念。这本书能流

传到汉代，便近乎奇迹，因为它背后的某种传统，早已踪迹难寻。

《山海经》要配着图才好看。有印刷术之前，图画不像文字那样容易传抄，所以各时代的山海图，通常只是时人画的。古人以为它恢怪难言，也不怎么严肃地看待它，现代学术拿它当宝贝，因为它里边有非常古老的东西。

上古，神话和现实之间，并没有后来的界线。那时人心目中的外部世界，那些黑暗的森林，高不可攀的群山，广大的海洋，天上的星体和地下的深洞，以及无数种奇形怪状的生物，所有这一切，既难以知晓，又不可理解。每一样被赋名的，都当有个主宰；每一样会移动的，都有神通；每一样新发现的，无论是海平面上的岛屿还是山脊那边的江流，都危险重重。多数人谨守自己的家园，少数人外出游历，带回来各种见闻，既一点点丰富着大家的知识，又巩固着原来的恐惧和向往，因为他们难免把道听途说的事情越传越玄，又难免给自己的经历添油加醋。

《山海经》的时代，大致相当于俄底修斯的时代。在后人眼里，《山海经》闷诞迂夸，但在最早的时候，古人记录这些远国异物，态度是诚实的。古希腊人完全相信有会唱歌的海妖和食人的巨人，我们的祖先谈论“大人国在其北，为人大，坐而削船”，也就像我们今天谈论“某某公里处有收费站，可以绕过去”之类。

《山海经》，特别是其中最古老的那部分内容，记录

的是古人的世界图景，兼出行指南，兼博物志，等等。它汇集了古人给不可理解的世界建立秩序的努力，它试图把零星的世界知识拼凑起来，形成一幅地图，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图，但更是哲学意义上的地图。我们不得不致敬于古人的冒险精神，不计生死地摸索未知的世界，一代又一代，就像被一个使命驱赶着，漫游，迁徙，经历着在今天已不可想象的艰辛和风险，以使他们的后代，懒洋洋地坐在恒温房里便能够丰衣足食了。

鲁迅小时候把绘图本的《山海经》视为心爱的宝书，那些“人面的兽，九头的蛇，三脚的鸟，生着翅膀的人，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”，多么能够刺激儿童的想象！《山海经》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书，到现在，恐怕也只适合学者和儿童看。学者之外的成年人如你我者，看不出什么兴味。

不仅看不出兴味，弄得不好，还要看出古怪来。好多人正在拿《山海经》来证明美洲是我们最先到的，以及北极、南极，也许还有月亮。我读过的一篇论文，力证埃及的金字塔是大禹建的，因为《山海经》有一句“禹杀相柳……及以为众帝之台”，又有一句“相柳之所抵，厥为溪泽”，埃及有金字塔在现在的吉萨（拉丁名Giza，来自阿拉伯语），吉萨和溪泽谐音，所以溪泽就是吉萨，相柳就是法老，金字塔就是大禹修的。另一篇论文，证明犹太人是从中国搬去的，因为《山海经》又说了，“互人之

国……炎帝之孙……有鱼偏枯，名曰鱼妇”，鱼妇者，以扫也（理由仍然是谐音），所以犹太人是炎黄子孙，又希伯来者，“西毫”“来”也，明明就说从西毫来的嘛。

这样地读，不读也罢。

不读游记

十一快到了，中国人民玩起来了，乡下的到城里，城里的到乡下，当然只是暂时的换防。野猪野羊，早就躲起来了；苍蝇蚊子，该飞出来了；卖雨伞的、卖门票的、租车的、开店的，打九月就憋着笑；游客也是满面笑容，特别是在照相的时候。

每年我们都抱怨，挤死了，累死了，第二年，我们还是出游。扪心自问，是什么动机把成千上万的人从家里赶出，赶到各种陌生的地方？爬一座费鞋的山，和一块大石头合影，高明何在？离开舒服的床，去躺在草地上，乐趣又何在？自然！自然！我们如是说。我知道许多人相信没有人工痕迹的地表是天然的良药，我知道许多人定期地拜访“自然”，如同另一些人定期地去教堂，回来就一身轻松，恢复了对自己的敬重，——“自然”好像是心灵垃圾的倾倒场，又像是顶顶溺爱我们的祖辈，不管我们做了什么，总是拿个糖块，把我们哄得高高兴兴。

徐霞客开始出游时，不可能料到自己会在这条路上走多远。他只是“不愿以一隅自限”，想见见广大的世界。

这世界比他原先以为的还要大些，提供的趣味，也非他始料所及了。好奇心与对日常生活的不耐烦，是最平常的出游动机，但一个人一游几十年，想必是喜欢上了旅途中的生活，那是充满变化的，又仿佛总有新的目标。

大名鼎鼎的《徐霞客游记》，常常被当作地理学著作来推荐，徐霞客本人，也给奉为地理学家。徐霞客确乎对山水怀有一种知识的兴趣，这也是他高明于另外一些文人游客的地方，但如果说如实记述所见所闻，就会是地理学，这固然是敬重徐霞客的一种方式，在我看来，对地理学，特别是那个“学”字，就有失敬重了。咱们普通读者，大可忘掉“地理”云云，放心地拿它当游记读去，我敢保证，《徐霞客游记》里不会有任何内容，来干扰这单纯的兴趣。

刘勰谈到晋代山水诗的兴起，说过一句话，叫“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”，初听起来有点费解，老庄难道不是更号召“回到自然”吗？原来，刘勰说的是对自然的态度，在庄子那里，自然是人的哲学本体，这固然高妙，但登山临水，也就成了严肃的事情，而谢灵运等一批诗人，把山水当成寄情之地，虽然深思少了，高兴却多了。古代文人写山水的诗赋很多，大抵的思路，是描述山水的悦心和悦目，这个多好看呀，那个多奇怪呀，这样的文章，我们在中学课本中见到许多，都写得很漂亮。

刚上路的徐霞客，也和大家一样，搜奇访胜，消闲遣

兴而已。他最先去的，是那些所谓的名山大川，天台雁荡、黄山庐山之类，写下的记行文字，虽然以日编次，和其他文人的游记并没什么特别的不同，仍如刘勰说的“情必极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而追新”而已。一望可知，他是在写文章，要给别人看的。后来，慢慢地他就有了一些变化，行程变得任意，并不一定要去有名的地方，写的日记，也越来越随意，尽管没有完全放下文人的身段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中最好看的，是最后一批日记，特别是《滇游日记》。其中最好看的，又是曾被钱谦益批评为“多载米盐琐屑，如甲乙账簿”的，写旅途中日常遭遇的文字。有些读者看完《徐霞客游记》，可能要问，除了作者善于属文，它与我们写的游记，区别在哪里呢？区别在于，徐霞客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，他那种寻脉探源的好奇心，是异乎别人的，而他没有功用的目的，在路上断断续续走了几十年，又是前无古人的。

历代评介徐霞客的文章，要属清初潘耒给游记写的序，说得最好。潘序中最好的一句，是说徐霞客“无所为而为”，也就是为游而游。潘耒还说：

“近游不广，浅游不奇，便游不畅，群游不久，自非置身物外，弃绝百事而孤行其意，虽游，弗游也。”

一巴掌打倒一大片，按他的说法，我是没有“游”过的了。徐霞客的不同于常人，在于他——特别是后来——是在行，而限于游了。行与游不同，前者是一种生活方

式，后来至多是观照方式。古有所谓“卧游”一说，徐霞客最后得了足病，躺在家里，也只好“卧游”了。卧游是可以做到的，卧行是做不到的。